

方授楚著

墨學源流

臺灣中華書局印行

方授楚著

墨  
學  
源  
流

臺灣中華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三月臺二版

墨學源流(全一册)

基本定價



(郵運滙費另加)

著者 方 授 楚

發行人 姚 韞 楣

印刷者 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

發行處 臺灣中華書局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

臺北市成都路一〇六號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

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

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


(臺總) 成華

# 墨學源流

## 自序

予自弱冠讀章太炎梁任公譚復生（嗣同）諸人著作，見其時時稱道墨義，竊私心好之，而未暇鑽研也。後得曹鏡初墨子箋，於其評論墨家學說，雖所心折，而墨子原文，詮釋甚略，頗難索解。迨讀孫仲容墨子閒詁，見其於奧晦訛奪之文，詳爲校釋，昭若發蒙，最爲快適。其時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及梁氏墨子學案墨經校釋諸書，先後刊布。一時風會所趨，討論墨學，箋釋墨書之作，時見於出版界。倘筌而集之，則其所有，不難充棟，汗牛馬也。凡此諸家之作，於墨學皆有所見，有所明，而蔽亦隨之。以墨書爲墨子一人所著，其書又包羅萬有，而備深湛廣博之思；而其人救世捍患，更具堅苦卓絕之行；則視墨子爲全知全能之天帝矣。此一蔽也。不察墨學發生之背景與其演變進步之經過，於其勃興驟衰之理，無所了解，則視墨家如光彩眩目之彗星，乍視而終不復見，儼同神跡矣。此又一蔽也。墨家一宗，自有限界，他派若惠施宋鈞公孫龍輩，不復稽其異同，均援之以入墨而張大焉；彷彿「驅蛇龍而放之菹」，以示墨爲深淵大澤。此又一蔽也。凡此三蔽，皆緣尊墨太過，攷之未審耳。相激相盪，是生二種反響。恐墨奪儒家正宗之席而醜詆之，此一反響也。更有於墨學未能深研，徒從梁胡諸人之著作中，震驚墨家學說之高遠，若河漢而無極，則疑爲戰國時代之中國所萬萬不能產生。

者，於是漫然曰：墨子非中國人也，禽滑釐非中國人也。雖游移，矛盾，不能自安其說，而終無以祛其所惑。此又一反響也。然則墨書雖復顯於一時，而研究者之態度，或推之使高，或鑿之使深，或進加諸膝，或退墜諸淵，其於求真求信之道，不亦相遠矣乎？此則鄙心所不能自己，而欲有所言議也。

往年在湘，校課之暇，欲爲先秦諸子鉤沉，凡漢書藝文志所著錄諸子之書，其後亡逸者，則於先輩輯佚以外，更加搜採。其或漢志所未著錄，在戰國確成一家之學，有言論可以攷見者，如告子公孟子之類，廣爲搜討，粗有撰述，亦未完成。然因此之故，則於諸子流別，及墨家與他宗之關係，略得比較研究之機會矣。民國十七年秋，任教滬上，友人發刊雜誌，屬爲撰文。適胡寄塵懷琛發表墨子爲印度佛教徒說，予乃先後草論五篇與之商榷。迨至無錫，教課有暇，復撰駁墨子非姓墨諸文。胡氏後以自知佛教徒之說爲未安，乃改爲婆羅門教徒說，予亦作墨子學辨商兌，繼續討論，惟未發表。此十九年事也。二十四年春，見衛聚賢古史研究第二集中，有其自作墨子爲婆羅門教徒說及所收墨子爲回教徒說，乃草墨子果印度或亞刺伯人歟一文，以獻所疑。繼念墨子國籍問題之臆說，所以層出不窮者，其癥結所在，乃墨學源流不明也。暑假既至，爰盡屏他事，而撰墨子之生平及其學派一書，計自七月初著手，迨八月二十六日深夜始成。其間僅以院中襄理攷試，評閱文卷，稍輟數日。而所寓居室，一樓偏窄，酷熱如蒸，正午以後，常達華氏寒暑表百度，汗流腦脹，亦時檢核陳編，執筆寫綴。平日草百字短文，或吸紙菸二三枝，始能脫稿，此時則盡廢而不用。更值小兒女輩亦放假家居，盡

日譁笑啼哭跳擲於左右，予亦不暇顧視。幸得脫稿，始覺如釋重負也。此書既成，列爲上卷，而就往時所作，加以沙汰，名曰墨子氏籍學說辨，列爲下卷。不幸去春所草一文，因故遺失，乃更重寫爲二篇，一曰評古史研究者之墨子國籍觀，一曰駁墨子爲亞刺伯回教徒說，以成完帙。於是合上下兩卷而名之曰墨學源流，即此彙之一束也。

憶近十年來，國難日深，而先父母亦於二十年及二十一年前後棄養，家禍亦酷。哀撫育之劬勞與民生之多艱，校課之餘，戚戚寡歡。而所以消永晝與長夜而稍紓我抑鬱悲塞之胸懷者，無他娛樂，惟日於故紙堆中討生活，藉以排遣。亦嘗搜集春秋戰國之典籍，妄欲於斷代通史有所撰述，皆未完書。今此所謂墨學源流者，雖於困苦之中，粗有成就，未知於世界有何補益也！是以寫成以後，藏之篋笥，初未嘗即欲災禍梨棗，重勞手民。惟間嘗寄陳朋好，求其指摘疵病，而直諒多聞之友，或承是正文字，商定體例，更有愆愆問世，而任介紹出版者。此於樂成之美意，固未便過拂。且念曩所爲諸子鈞沉稿本，以變亂散失，不知化爲灰燼，隨風飛揚；抑漂沉海底，難以復鈎。至今猶在縈想也。是書雖敵帚之微，亦復頗費心血；世變愈亟，來日茫茫，安可久置篋中，用以自累耶？況人苦不自知，有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能視己之眉睫者；予以人於墨學有所蔽，發憤而寫是書；然則我之所蔽，又不知伊于胡底？用特視顏佈之，而期讀者有以匡其闕失爾！至墨子之道，摩頂放踵以利天下，而救世之急；今內憂外患深矣，守禦無方，利之無術。若厲心於區區文字之末，而曰此墨學也，是則

辱我子墨子於地下矣！尤愚之所萬不敢存此心，而惶悚無窮者也！

## 附言

- 一 墨家尚質而不文，今寫此書，亦用質家言；故篇中於極尊敬之先輩與時賢，一律直書姓名，不用別號。惟下卷於姓名下，閒繫尊稱之詞者，亦不復追改。
- 二 下卷第二章及第三章之墨子學辨商兌內，或小有與上卷不同者，以上卷之言爲準。



# 墨學源流目錄

## 上卷 墨子之生平及其學派

### 導言

### 第一章

#### 墨子之身世

#### 一 姓名

#### 二 生地

#### 三 生卒年代

### 第二章

### 第三章

### 第四章

### 第五章

#### 一 墨學之淵源

#### 二 墨子學說之體系

一

一

三

三

七

一〇

一五

三九

五九

七一

七一

七四

三	墨子之政治思想	七六
四	墨子之經濟學說	八六
五	墨子之宗教信仰	九七
六	墨子之根本精神	一〇七
第六章	墨家之組織	一一五
第七章	墨學之傳授	一二三
一	墨子之教育	一二三
二	傳授之情形	一三三
第八章	墨學之進步	一四七
一	後期墨者之系統	一四七
二	眞墨別墨與非墨	一四八
三	墨經之作者	一五四
四	墨經之概要	一五六
五	墨義之修正與發展	一五九

六	兼愛非攻之新解	一六九
七	知識論與辯學	一七三
八	與他家之論難	一八五
九	實用科學	一九五
十	墨經釋疑	一九八
第九章	墨學之衰微	二〇一
第十章	墨學之復活	二一一
下卷	墨子之姓氏國籍學說辯	一
第一章	駁墨子非姓墨說	一
附錄	駁墨爲刑徒奴役說	一二
第二章	駁墨子爲印度佛教徒說	一七
一	墨子非印度人論	一八
附	胡懷琛墨翟爲印度人辨	二五
二	駁墨翟續辨	三〇

第三章

駁墨子爲印度婆羅門教徒說

四五

一

墨子學辨商兌

四五

二

評古史研究者之墨子國籍觀

六五

第四章

駁墨子爲亞刺伯回教徒說

八七

墨學餘論

一〇一

# 墨學源流

## 上卷 墨子之生平及其學派

### 導言

當二千四百年前，春秋戰國遞嬗之際，有一所謂「賤人」起於魯，倡爲學說，以教其時人民，而徒屬充滿天下，以爲一時代之顯學者，則墨翟其人也。墨子之學說，固陳義圓滿，而其人格之偉大崇高，及所以救世之急者，不獨在二千年之中國史中，無其儔匹，卽求之世界史中，亦不一二觀也！徒以其學派在楚漢之際而微，至司馬遷作史記，不能爲之立傳，乃於孟子荀卿列傳附著云：

蓋墨翟宋之大夫，善守禦，爲節用。或曰，並孔子時；或曰，在其後。

一名史家爲聖哲如墨子者記述生平，僅此二十四字草草綴卷，如無其他原因，則亦史遷之疏矣。自漢武以後，學術旣爲儒家所壟斷，墨子之書，士人多不誦習，而熟聞儒家詆毀之辭，輔以莊氏剽剝之說，於是一孔之士，其意識中，墨書盡屬邪說，墨氏誠非人類，二千年中，學者之『倒窳』，均無墨子若也。自清中葉以後，時勢已異，汪中諸人出，於墨書稍加肄習，墨子事跡略事申理，然已負謗於時矣。迨後西學所漸日深，由孫詒

讓以及今人，多用新知以印證舊學，於墨經亦稍理董，然猶未得其十之五六也。惟謬說則因以益多，初學轉生迷惑，後生欲探討墨學者，未及披讀本書，則疑問叢起：如墨子姓墨耶？非姓墨耶？名翟耶？非名翟耶？魯人耶？非魯人耶？抑印度人耶？亞拉伯人耶？此其籍方面也。其主張創造耶？因襲耶？竊自印度之佛教耶？婆羅門教耶？抑亞拉伯之回教耶？此其學說淵源也。至墨學在中國社會，其興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，如飄風，如暴雨，如光芒萬丈之彗星，未收除舊布新之功，一逝而不可復見。此其盛衰之理，則亦人人所有疑問，雖有加以解釋者，而未能切理鑿心也。吾以此故，不自揣其陋劣，爰述墨子之生平及其學派。

# 第一章 墨子之身世

## 一 姓名

墨子姓墨名翟，歷來無異辭。自元伊世珍逞其妖妄之臆說，始云墨子姓翟名烏，清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本其說，謂『以墨爲道，今以姓爲名，以墨爲姓，是老子當姓老耶？』近人江瑛著讀子卮言有論墨子非姓墨一章，亦以伊氏之說爲一大證而推演者也。江氏之言曰：

墨子原書多稱子墨子，夫稱曰子者，皆尊美之詞，不繫於別號，即繫於姓。然皆稱曰某子，斷無以子字加於姓之上者。若子思子，上子思二字合爲孔伋之字，下子字乃尊稱之詞耳。唐宋以後去古日遠，名稱亦濶，始有以子字加於姓之上。若唐之劉禹錫，自稱子劉子，宋之程頤，自稱子程子，明之劉宗周，亦自稱子劉子，於例絕無所據，於理更不可通。禹錫不學，無足深怪；程劉二氏爲當世大儒，乃亦不免，此則因言宋學者細於考據，故有此陋妄之稱謂。秦漢以前則絕無之。自注：惟荀子書引宋鉅語，或稱子列子者，然見於今稱子墨子，適與子思子之稱同。若云墨爲姓，則孔子亦可稱子孔子，莊子亦可稱子莊子乎？

江氏雖列多證，此則其中堅所在。其以『子思子』爲喻，則彼『疑墨子既發揚墨學，因而以墨自名，或

別字爲「子墨」故墨書亦稱子墨子。江氏所以有此假定或因「道藏」本大取篇有「天下無人」子墨子之言也。而致疑。其實墨書言子墨子者百數。子墨子僅此一見。孫氏問詰已據吳鈔本改爲子墨子矣。涵芬樓影印明嘉靖本亦正作「子墨子之言也」。更可明白子墨子非與子思子同類也已。而所以使其疑墨非姓者。則誤認秦漢以前絕無加子於姓上以稱子某子之例也。然自稱「子某子」固兩劉及程氏之陋妄。而謂秦漢以前無稱「子某子」者。則江氏之陋妄或甚於程劉矣。列子書中常稱子列子。此或晉人僞作。姑置不論。然莊子中稱列禦寇爲子列子者五。一在達生篇。如「子列子問關尹曰」。一在讓王篇。如「子列子窮」等。江氏謂莊子內無稱子列子者。誤矣。（按呂氏春秋審己篇言子列子者二。觀世篇言子列子者三。不二篇言子列子者一。）荀子書中之子宋子。江氏武斷爲後人所亂。乃木觀其義例所在也。荀子泛論宋鉞。則稱宋子。與宋鉞之徒討論。則稱子宋子。其用顯然不同。天論篇（第十七）「宋子有見於少。無見於多。」此與原子老子墨子相提並論也。其次爲正論篇（第十八）稱子宋子者八。楊倞注云：「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。」觀篇中有言「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。殆不若止之。恐將傷其體也。」則楊氏之說確不可易。豈得謂爲後人所亂乎。且自莊荀二子外。公羊傳言子沈子者三。一在隱十一年。一在莊十年。一在定元年。定元年穀梁傳作沈子。言子公羊子者二。一在桓六。一在宣五。言子女子（閔元）子司馬子（莊二十九）子北宮子（哀四年）者各一。此皆「子某子」之明徵。江氏何以置而不舉。耶。然此猶可曰。公羊晚



出，至漢始寫定，未必爲秦以前所有也。戰國時人之著作，荀子既有子宋子，莊子亦有子列子矣。墨子書於子墨子外，又稱子禽子，禽滑釐，非姓禽耶？呂氏春秋有子華子（今本子華子則宋人所僞造）。莊子亦有華子與子華子；則陽篇載「華子聞而醜之」釋文，「華子，魏臣也」。讓王篇載子華子見昭僖侯，以下文字列子例之，華固當爲姓。釋文引司馬云：「子華子，魏人也。」合兩篇所述華子與子華子之思想言之，亦大略相同。當係一人而姓華者也。然則華也，禽也，宋也，列也，非秦漢以前，繫子於姓，以稱「子某子」之顯例乎？然此雖出周代，或在墨子以後，其灼然知其在墨子以前者，國語越語下，王孫雒稱范蠡，一則曰「子范子！先人有言曰，無助天爲虐！」再則曰「子范子！助天爲虐不祥。」范明明爲姓，且在春秋之末；以此而例墨書之「子墨子」，墨之爲姓，又何疑乎？至不稱「某子」而曰「子某子」，此語言演變之例也。春秋之世，尊稱則曰子，弟稱師亦用之，如孔門稱仲尼曰「子」是矣。師於弟子則直呼其名，或代稱「爾汝」，論語中其例甚多。戰國則不然，師稱弟子亦曰「子」，呼爲汝爾則甚不敬，孟子所謂「充無受汝爾之實」也。弟子於師，欲尊美之，以示異於常人，不得不加以區別。故何休公羊解詁釋子沈子云：「沈子稱子冠氏上者，著其爲師也。不但言子曰者，避孔子也。其不冠子者，他師也。」墨門稱翟爲子墨子，繫子於墨，著其爲師與彼相類耳。江氏不達此理，疏矣！

江氏不獨疑墨子非姓墨已也，且曰：